

明日教育论坛



教育的话题沉重而充满希望  
我们从这里祈想明日——生命化的教育

总第八辑

# 乡村教育的

2002

# 问题与出路



## 有一种生命叫灵魂

摩  
罗

去年夏天，我被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所感动。以拾荒为生的陈容女士从垃圾堆中捡了5个被遗弃的病残女婴。她和丈夫叶新义无返顾地收养了这几个孩子，拯救了她们的生命。今年夏天，我被另一位也是五十多岁的女性所感动。她叫李圣珍，是一位中学教师。最近几年，她先后收留过大约50位具有心理障碍的孩子，为他们排除心理的重负，抚慰心灵的创伤。将他们培养成热爱生活的人。

这是两位极其平凡的女性。一位是流浪者，流浪在北京的垃圾场上几十年。一位是普通的中学教师（这个职业很难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可是，这是两位伟大的母亲，她们极其珍爱生命，珍爱每一个孩子的呼吸和微笑，尊重每一个孩子的天性和自由。

被送到李圣珍老师这里来的，都是在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变异的孩子。他们让父母感到无能为力，被学校认定为无可救药的差生。有的患有自闭症，有的患有忧郁症，有的患有恐惧症，有的甚至严重厌弃生活，多次自杀或者一直企图自杀。有的孩子为了逃避上学甚至装作发疯，以至于真的被送进了疯人院。就是这样的孩子，焕发起了李圣珍老师的爱心。她将这些孩子收留在家里，按照每个人不同的痛苦与伤害，给他们以不同的调节和救治。对于自信心被摧毁的，她用肯定和鼓励的方式恢复他的自信，对于心怀恐惧没法睡觉的，她陪着孩子睡，整个晚上都抓着孩子的手，让他体会到安全和踏实。

对于不堪人生重负，只想早日摆脱的，她一边爱抚一边说：“你要想进天堂，我就陪你进天堂，你要下地狱，我就跟你一起下地狱。”所有的孩子都被她的爱所包容、所抚慰、所感化、所拯救。灵魂就像那些躺在垃圾堆里号哭的弃婴一样，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也需要这样的呵护与拯救，需要这样的喂养和浇灌。这个生命有他独特的需求，谁违拗了他，就会扭曲他甚至扼杀他。所以，李圣珍老师对于这些灵魂的救助，就像陈容对于那些弃婴的救助一样，是一项爱的事业，一项神圣的事业。几乎所有得到李圣珍救助的孩子，都不是喊她老师，都喊她为妈妈。孩子们自己知道，李圣珍是用母爱熔化着自己的创伤。

但李圣珍又不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她不只是出于母性本能给孩子奉献关爱，而是带着她对于生命与教育的深刻理解，自觉地履行教育责任的老师。她发现这些孩子受伤害的直接原因是家庭和学校都急于把孩子培养成各自的工具，而不让孩子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中发展自己的天性、滋生自己的意志。李老师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看起来是人间常情，其实是一种教育的工具主义，就是把孩子看作父母的附属物，教育孩子就是为了完成父母的心愿，继承他们未完成的事业，为家庭脸上贴金，为家族光宗耀祖，为提高升学率而贡献

青春，为传宗接代而充当生育工具，如此等等。”李圣珍的话涉及了中国文化理念中一个非常深层的问题，那就是：所谓教育、道德、品质等等，凡是与精神价值行为规范有关的东西，都是强势集团按照自己的需要对于弱势集团的索取和奴役。朝廷对臣民、老师对学生、父母对孩子、男性对女性、上司对下属，等等等等，都是一味要求绝对听话、绝对忠诚、绝对服从、刻苦学习、奋力工作、多多奉献。谁做到了这些要求，就给谁挂勋章、戴红花。谁达不到这些要求，就被描述为“差生”、“后进生”、“不求进步”、“智商有问题”、“思想有问题”、“品质有问题”等等。这些不幸的人往往要面临一生的失败。一个刚刚睁眼看世界的孩子，哪能承受这样的歧视和压抑，他们除了惨受伤害和扭曲之外，哪里还有抵挡之力呢？

李圣珍老师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这样畸形的文化理念和教育理念，所以她反复跟来访者说，其实她没有什么绝招，无非是跟孩子交朋友，平等地对待孩子，让孩子在平等的环境里，在有尊严的氛围中，展开他们对生活的想像，学习他们喜欢的知识。《每个父母都能成功——李圣珍老师的教育胜经》一书的作者周兴旺、李喜在为李老师总结经验时，把平等意识作为李老师教育成功的第一条秘诀，这是非常准确的。

只有摆脱了工具主义的制约，才能

放弃对孩子的奴役，才能真正按照孩子自身的需要帮助孩子，才能以欣喜的神情看着孩子展开自己的天性，才能期望孩子成长为健全的人。李老师说：“我的教育方法无非是更人性化、更贴近儿童的自然习性、讲究顺其自然、乘势而上，扒掉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枷锁，让他们在自由的天空下放歌。只可惜许多人只看重我将不少问题儿童培养成名牌大学生的事迹，却很少顾及我的教育目的其实是培养真正的人、健康的人、自由乐观的人。”

就日常感情而言，那些受到伤害的孩子的生身母亲对于他们的爱，哪会比李圣珍老师所给予他们的爱更少呢？可

是，那些母亲的爱中却少了一点尊重，少了一点平等意识，少了一点让人性自然健康地发展的人文理想。所以，他们一味按照功利的需要来要求孩子。结果，爱变成了奴役的欲望和行为，不但摧残了孩子的心灵，也摧毁了家庭的幸福。李老师对于孩子的爱，是按照人性的需要来要求孩子，按照人性的自然与健康来期望孩子的发展。

有一种生命叫灵魂，我们必须像珍重生命一样珍重灵魂的自然、健康与尊严，必须像救助孤苦无告的生命一样救助那些伤痕累累的灵魂。

【作者简介】摩罗，著名随笔作家

（本书转载使用的部分文章不能在收录前——与作者取得联系，在此谨表歉意和感谢。请作者与本社联系，以便领取稿酬。）



# 明日教育论坛(总第8辑)

FORUM ON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主  
办

明日教育论坛·总第八辑

4

Forum on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 永恒的老师

- 摩 罗 1 有一种生命叫灵魂
- 6 视点聚焦·教育之声
- 话题: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
- 林少敏 张文质 8 把视野转向迫在眉睫的乡村教育
- 刘铁芳 14 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节选)
- 诃 德 17 我说乡村教育的出路
- 卫光龙 18 如何提高农村小学教育的质量
- 杨东平 19 教育不能忽视最贫困的农村地区
- 陈梅兰 20 田边杂记(例一)
- 林高明 21 教育的贫困(例二)
- 苏幼平 22 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回答(例三)
- 余 日 24 乡村小学的一场晚会(例四)
- 关锐捷 25 “重中之重”的农村义务教育必须警钟长鸣

## 人与事

- 郑榕虹等 29 爱意味着更多的关怀与承担
- 陈志华 37 告诉您,我有过这样的老师
- 谢 冕 40 无尽的感激——我所受的中学语文教育
- 钱中文 43 微笑中的回忆——记中学时代的语文学习

## 报道与争鸣

- 皮 特 47 花样年华,谁动了青苹果
- 秦玉明 54 中考招生的“幕后景”引出的话题

## 学人论坛

- 朱必圣 58 教育的功利和道德
- 肖雪慧 60 谈大学教师聘任制
- 齐新生 62 克莱登大学及其他
- 徐彩珍 64 家庭教育的问题不容忽视
- 余岱宗 68 教育与心灵

## 课程研究

- 林双暗 70 语文教育,回到起点,回到人
- 余文森 76 综合实践活动(续)
- 王立华 82 让学生舒心沐浴人性的阳光(选)
- 文 喆 85 课堂教学是师生的一段生命历程

## 探索与感悟

王永等 87 自主的魅力(连载二)

## 人文关注

罗伯特·马修斯 93 把世界一分为二的人  
约瑟夫·布罗茨基 95 人生·邪恶·抗争(牛津演讲)

## 自由交流

蔡国强 99 胡思乱想  
拉什迪 104 想像祖国  
V.S.奈保尔 111 拒绝偷师

## 域外观察

约翰·亨利 115 关于大学的概念  
李鹏整理 117 国外学术腐败案如何了结  
明 镜 120 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小学

## 品书与观碟

杜十八 121 有关《贤伉俪》，或伍迪·艾伦的结局

## 影 响

郑金洲 123 《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的现实意义  
肖 川 126 教育即解放  
128 编后记



明日教育论坛 2002.8

## 《明日教育论坛》编委会

名誉主任：顾明远 叶 澜 胡晓莺  
主 任：阙国虬  
副 主 任：余文森 康长远 杨青楚  
编 委：王 永 田慧生 叶 澜 肖 川  
余文森 杨青楚 张家全 张文质  
郑金洲 胡晓莺 顾明远 康长远  
黄 旭 鲁 亢 阙国虬(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黄 旭  
执行主编：张文质  
《明日教育论坛》工作室  
朱 平 叶在贵 王广存 鲁 亢

题 签：顾明远  
责任编辑：王广存  
特约编辑：鲁 亢  
美术编辑：张旭良

## 【不能忽视一流大学的社会作用】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认为当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世界，知识已然成为当今的主角，但我们应该能够预见什么样的新知识、新理念和新的大学会成为未来的主题。我们不能忽视一流大学在现代社会举足轻重的作用。智力资源对一流大学而言至关重要，我们不能限制一所大学的教授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怎样做。同时也要看到，一名优秀的学者不会永远是最好的，所以还应该不断提出挑战以激发其创造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一所大学坚持自己的自主性很重要。一所好的大学应该能够给予她的教授和学者足够的空间和信心去进行自己的事业。我们的目光不能脱离对人类社会的关怀，学校应多提供机会让师生的心胸和视野更加开阔，充分考虑到社会的需要，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 【中国学生为何离名著越来越远】

学者桑永海在调查中发现，85%大中学生不读外国名著！其中喜欢看但没时间看的占54%，太长了、看起来很吃力的占15%，太难了看不懂的占4%。那么，读中国古典名著的情况呢？看来仅占7%的学生读过中国古典名著。这些数据来自上海、北京，它们的情况尚且如此，内地或边远地区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书店里名著的新版本不断出现，学校里读的学生却很少，造成如此“外热内冷”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很是复杂。一是没时间，中央要求减负之后，事实上负担依然过重。二是读名著，和高考、中考都没多大关系，学生没有积极性。还有一个社会思潮影响的原因，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享受主义充斥角角落落，自觉不自觉地改变着每一个人。又难怪校园里只有英语热、电脑热、考研热、“快餐文化”热，有条件的学开车，还谈什么名著呢？

## 【帮孩子战胜朗读困难】

美国作家贝齐·莫里斯经过调查与研究发现，诵读困难和一个人的智商无关；很多聪明、多才多艺的人都有诵读困难症，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但这种混乱在导致明显缺陷的同时还会带来惊人的才能。诵读困难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在一般情况下，患者到老都觉得难以完成阅读和书写任务——然而在耐心教导和熟练辅导的情况下，他们能学会克服这种困难。否则，随着孩子跟不上学校的学习，然后逐渐丧失自尊和动力，诵读困难会在孩子年幼时就扼杀他们的梦想。如果诵读困难者在年幼时彻底地得到克服，那么成长后，他们会开始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它：一种截然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使他们在这个瞬息万变、日新月异的世界中占据一定优势。

▲在学校看来，最重要的不是孩子是不是遵守纪律，是不是规规矩矩地坐在座位上，而是他们在学习，实实在在地正在阅读的状态。

——当今美国中小学校的教育理念

▲导师成了老板这是很遗憾的事，原来的师生关系变了味，成了雇佣关系，这也体现了学术界的“浮夸风”和“功利风”。

——上海大学周傲英教授针对研究生教育现象如是说

▲我们必须结束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你们的议会，但它却被当作民主的装饰。

——马里的15岁少女阿达姆·马伊加在联合国儿童首脑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心中的儿童友好城市，是一个能使我们免受饥饿、疾病和各种痛苦的避风港，是一个充满安全感的舒适的大家庭。在那里，每一个儿童都能拥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童年。

——17岁的中国代表金冷彦在联合国儿童首脑会议上如是说

▲我长大后一定要从政，像我这样的孩子整天要承担各种各样的劳动，我不希望以后我的孩子也会这样，我要从

政来改变这一切。

——当讨论会主持人问孩子们谁想从政时，16岁的印度代表巴哈·萨拉马尼这样说

▲中国人把英语教学搞复杂化了，把英语作为一门很深的学问。其实语言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学说话，不是也没有什么困难吗？

——“疯狂”李阳谈英语教学

▲我要把这次大会的成果带回家，我要告诉伙伴们一切还有希望。虽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大人们认真地听我们说话就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他们确实应该了解我们的感受和想法。

——威尔莫特·因科，16岁，利比里亚代表在联合国儿童首脑会议上的发言

▲教学只是知识的传递，如果没有研究带动，顶多只是普通大学。

——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回答世界一流大学应具备的条件之一

▲学书法对人修养有助，可以培养一种高尚的兴趣，否则，人们一天到晚只会电脑。

——香港树仁学院钟期荣校长谈教育方式的灵活变通

## 把视野转向迫在眉睫的

# 乡村教育

林少敏（下简称林）：我们的《保卫童年》的对话，进行了一个段落，比较理念化的一个段落：基础教育应有的纯正的品格，它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去取舍，这一点可能是我们前面对话试图要解决的问题。话题所立足的话语背景，或者说对话的语境，实际上还是城市语境，城市背景。它有利有弊。从利的方面看，就是以城市作为一个讨论的视野，它本身就处在可以规范化的一种领域里，也就是说，城市教育代表着教育的一种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完整的体系，尽管还有很多问题，但是它至少已经达到可以以此为基点来谈改进的一个基准线。不利的一面则在于它仍然不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我们应该把视野转向更为现实、更为紧迫，也更为困难的乡村教育。

张文质（下简称张）：实际上我也深切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特别是我自己正是从乡村出来的。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的生存环境今天仍是大不相同的，这是可以直观感受与判别的。比如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和我堂叔、堂伯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出生在福州，70年代那个时候不一样，首先每天饮食就不同，城市里面粮食是配给制的，虽然那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年代，但是他们仍然有一个基本的口粮保障。口粮能否得到保障，起点就很不相同。对城市的孩子来说，他首先关注的就不是“要吃饱一口饭”这类问题，而对农村的孩子，这却是家庭生活的核心的话题。乡村的孩子开始承担责任以后，历经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奋斗，目标也就是要达到城市孩子一出生就可能具备的那种条件。我觉得对中国教育来说，这个区别是一种本质性的区别。刚才我们谈到城市，我们从城市观察乡村的时候，今天的乡村送孩子上学，在各种教育的期待里面，放在第一位的就是改变孩子的生存状态，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活得比自己好，比父辈好，实际上这个起点是相当低的，这是其一。其二，跟这个低起点相对称的，就是我们乡村的小学，特别是非中心校，每一个乡镇除一两所中心校之外，还有十几所甚至更多的学生数量不多的小学，这些小学现有办学条件，如果要跟我们城市里所谓的“示范学校”（“示范学校”现在已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在义务教育阶段要不要建立这样的示范学校，怎

么建立，建立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这会儿暂且不谈。）相比，可能奋斗十年二十年，也比不上。他们要解决的自然是最基本办学条件的有与无的问题。在这里面那些所谓的薄弱学校的奋斗目标，跟城市里“示范学校”的奋斗目标，断然也是极具差别的，这个差别，实际上对学校日常化的教育行为，对教育的期待，对教师的各种要求、导向，都会产生非常具体的影响。第三个方面的差别就是教师。这几年刚刚解决了所谓的民办教师问题，并开始解决小学教师的学历达标问题，应该说相当长一段时间，乡村小学教师的主体是以民办教师为主的，这些民办教师即使转正了，但是他基本上还是没有受过比较正规的师范教育。现在就是从师资的配备来看，从师范学校毕业出来的比较优秀的老师，基本上还是到县级以上学校去。越是规模小、贫困的学校，师资状况越是令人忧心。再一个就是乡村教师的基本生活条件、工资福利、文化精神生活各方面，目前的状态也无助于对教师发展的成全。

林：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的落差，或者现在所称为“二元对立”的差别。在城市里头，就是我们前半部分“保卫童年”话题谈到的同样具有燃眉之急的教育情景，但是哪怕是这样子，这样的一种教育状况，在乡村还是可望不可及的，因此在城市教育里，作为具体的教育追求，诉求的是一种怎样完善教育的问题，而在乡村，就目前我们国家的状况来说，它诉求的是教育的有无的问题。不要看每一个乡村都有一所学校，我们只要看一下那么多失学的孩子，他们上得起上不起学，先别说这个学校到底值不值得上，是不是那么尽善尽美，有没有很多的失误、毛病，光是这个上学本身，就成了一个最超码的问题。

张：这里我想插一句，就是我们先不说我们建国有50多年，就是改革开放也已经20多年了，按照现在保守的统计的数据，农村没办法到校学习的孩子的数量，仍在6000万左右。

林：这么庞大的一个数量，说明考虑乡村教育问题的基点，还必须往下放，就是说我们所期待的教育对于教育理念本身的真实回归，到乡村教育连带的是更加复杂的更加艰难的问题。这里我想到我看过的电影，有两片是很有意味的，一部是前几年拍的《凤凰琴》，一部是张艺谋拍的《一个也不能少》。这两部片子里，一个是谈民办教师的问题，一个是谈学生的，失学儿童问题，正好它可以互补，一起来诠释我们乡村教育。这两部影片都带有某种我称之为虚幻的理想化色彩的东西。在《凤凰琴》里头，它是架空了的在歌颂一种教师的精神，它所描述的民办教师的那种非常困苦的生活背景，目的是用来衬托她的坚持在搞教育的这样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从一般意义上讲并不错，问题是在我们乡村一般情况不是这个样子。

张：实际上我们几十年来对人的关注，有时候会比较抽象地关注所谓的某种精神，仿佛无论多么严酷的环境，一个人都能挺得住。这种情况当然有正面的价值，

但是从更广泛意义上说又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离开了一个人真实的处境，像奥特说的，离开了人的真实的境遇，来谈论人，你是无法对这个人有一个真实的描绘的。特别是现在所谈的带有普遍性的，我们也相遇过，或者我们的亲戚朋友就是民办教师，他们的真实的状况跟《凤凰琴》里面塑造的那个民办教师的生活，相距非常之大，不是说《凤凰琴》里那个老师没有正面价值，而是说她很难有一种现实的价值，虚幻的诗意代替了现实的沉重以及对这种沉重的思考。

林：《凤凰琴》里面所歌颂的东西，刚才你也强调了不是说它的正面价值需要否定，关键的就是，不仅是民办教师，整个乡村教师的生活处境到底能不能产生出一个这么大的教育热情，这还是一个相对虚一点的问题。更实在的就是我们关注教育的人，在赞扬和肯定这一种精神的同时，会不会有一种掩盖，一种遮蔽，用这些一味拔高的精神诉求来掩盖和忽视乡村教师所必须获得的权利，必须获得的生活保障，必须获得改善的教育处境。

张：你的忧虑应该说是非常现实的。因为我们从文学艺术作品和各种媒体中，往往难于看到对农村基础教育真实的实况描述。因此我们谈起这些话题，就很空洞，比如很多官员，包括教育的官员都强调，到农村里去看，最漂亮的房子就是我们学校。这可能也是真实的，因为现在我们农村有很多地方小学的校舍是新盖起来的，都很漂亮。但是还有多少不漂亮的房子，那些危房，我们到底解决得怎么样，还有老师日常化的基本的一些保障，生活的真实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时候就被遮蔽了，被出于种种的需要遮蔽起来了。我感到，包括希望工程，做了这么多年，虽然成就非常明显，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跟时间长度一比较，我们又感到付出的劳动很大，收获却不是跟它很相称。这里原因很多，但是我覺得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对农村的真实状态并不太清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很难对教育尽更多的责任。更不要说，真相呈现之后，可能引起的更多层面的关注与回应。

林：你刚才讲的这一点，就是真实地反映乡村教育的情况以由此获得人们更多的关注，很多情况确实像你所说的，处在一种比较虚幻的现实状态里。但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误区，就包括我刚才说《凤凰琴》这部电影，它给人提供的是一个困苦和清贫的乡村教师的生活情况，也有明显的同情和诉求。但是我们现在谈的不仅是这个问题，因为乡村教育不能建立在城市对乡村的同情上。同情是一个人为的因素，如果你不同情，乡村教育难道就这样下去吗？就一直处在一种低水平的困苦的无权的状态？所以问题还得回到对于乡村教育权利的探讨上，就是作为一个公共社会，乡村是不是永远应当负担不均衡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乡村有它乡村发展自身的一种历史的权利，从公民社会来讲，乡村人不管是乡村的教师还是乡村的儿童，他们本身和城市人一样具有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他的受教育权利不是建立在他的同情之上，你同情不同情他都应该获得。

张：我刚才谈到对真实状况的知情权，全体社会成员都应该有一种知情权，我想谈的是更重要一点，跟你刚才讲的相呼应，也不是说只有我知情，然后我才有情感，知情之后更多的是要研究怎么面对这个困境，我从切身的感受来说，（在乡村，一个孩子要能够走得出来，他是非常不容易的。跟城市的孩子来比较的话，他所付出的劳动，所付出的代价，如果以金字塔作为比喻的话，它是一个塔尖，它下面所要支撑他的，所要被牺牲的那些人数，那个比例要大大地大于城市的那个比例。这里面又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谈论教育的时候要谈到对义务教育这个问题的看法。你刚才谈到权利，实际上也就谈到了义务教育的问题。义务教育现在普遍有个共识，义务教育首先就是一种免费的教育，没有建立一个九年义务免费的教育，就不可能有义务教育真正的普及。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人人到了就学时间就有上学的机会，从形式上是平等了，但最重要的不是形式上的平等，而是真实的平等。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义务教育，大量的具有非义务的特征，非义务的很多的收费、杂费，甚至还包含了家庭有没有能力支撑孩子受义务教育的最基本的条件。这是一个更深层的义务教育的问题。这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很高的目标，很多后发展国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实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以后，它还有一个对家庭，特别是对贫困家庭怎么给予一种具体的物质方面的帮助，使得孩子在入学阶段就有可能进入学校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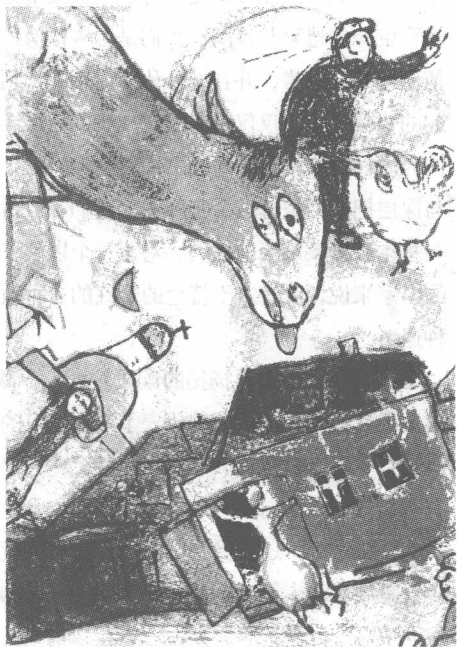
林：看来义务教育有个落实的问题，没有落实的话义务教育还是一句空话，还只是一种形式。现在就是说，我们对于乡村教育的这种见解，经常建立在一种错觉上，就认为乡村教育发展不好，关键就是因为农村穷。“农村穷”变成一个随机性的原因。乡村教育各种各样的不如意、缺陷、弊端，全部都可以把它放在“贫穷”这个容器里头，但是按我来看，贫穷不是不能发展乡村教育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很多很贫穷的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得挺好，比如说朝鲜，别的问题我们都不评说，就说它的义务教育的普及，那是相当经典的，在世界范围内它都是相当有成就的，当然教育的内容另当别论，但就读书识字这个最起码的意义上，功能上说，它做得很好。反过来，相对我们的近20年来，前30年的义务教育，乡村教育相对要比近20年要好一些，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财富以及乡村能够达到识字的财富要低得多，但是那个时候乡村的义务教育并不比现在差多少，因此贫穷不是惟一的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反过来也可以说，提高和发展乡村教育最主要的也不是能够治理乡村贫穷的一个主要途径。这一点就是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揭示的，乡村因为很穷，大量的失学，正是因为乡村很穷，所以乡村孩子要读书，读书才能够使乡村脱贫，我想这是一个虚幻的神话。我们从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以及现在的教育发展观来看，这一点是基本做不到的。你看，就是乡村教育为什么很难有显著的发展，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城市中心主义。所以穷不是终极原因。而是穷背后的原因导致

了乡村教育的欠缺。反过来,乡村教育一旦有人比如像你张文质从乡村走出来了,他是一种经磨历韧,万般艰辛走出来,走出来以后对于个体来讲,他超离了乡村这种困苦的环境,但是对大多数来讲,他不像你再回过头来关注乡村教育,他融入到了城市强势阶层的那个中心里去,他不是回过头来加强乡村教育,而是强化了城市强势阶层。哪怕是乡村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用于非常可怜的有限教育资源给我们的国家这个中心输造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之后,它并没有能够回过来解决乡村的穷困问题。从这个分析来讲,它两头都挂不着,乡村教育不能够解决乡村管理问题,贫穷问题,同时教育也不可能使乡村在这种形势下管理起来。

张:你讲的这一点,使我想起来我2000年帮福建教育出版社看了一本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24县调查》,里面有一个内蒙古的县长说的一句话,特别让人深思。我们原来的思路是因为乡村贫困所以要大办教育,大办教育的结果改变乡村的贫困,但是从特别贫困的乡村来看,办教育绝对不可能改变它的贫困。为什么呢?教育要靠自己的投入,这个县的财政,县长说,靠这个县全年的收入也就是几百万,全部投进去办学校还办不好,还是非常低的水准,在草原上,他说危房越修越多,为什么呢?下一场雨又变成了危房。在这种情况下,其它工业也没有办法得到发展,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几个孩子,又都不愿意在这么贫困的环境里面呆下去,结果培养的目标就是为沿海的发达省份输送人才,使得乡村更加贫困,各方面的经济都没有办法得到发展,所以这个县长说了一句我觉得很悲痛的话,就是教育使我们这里更加贫困,更没有机会发展。这里面就有一个按照原来的模式“贫困需要教育,教育改变贫困”对某一些特贫的地区来说不是这么一个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义务教育的最主要、最重要的承担者应该是谁,应该是政府,而不是乡村当地的老百姓,包括当地政府,而应该由大的,由国家来承担,它就有义务合理地配置教育的各种资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合理的配置,光靠这些贫困乡村自己不断的完善它的机制,不断地筹集资金,最后来改善他这里的办学条件,实际上很容易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这种模式就好像母鸡生蛋,不管什么样的母鸡,生什么样的蛋,就可以了,别的人都没有责任,只能依靠它自己的努力生它的蛋。现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乡村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这怎么承担,政府怎么对教育资源更好地来配置,使义务教育都达到应有的平准线,我们要说保障,保障儿童的童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保障。

林:这个问题跟我刚才所说刚好是一致的。在我们国家的传统发展思路里,如果还沿着原先的思路发展下去的话,中央发多少政府津贴减轻农民负担,靠多少政策来推动希望工程,它都是杯水车薪的。它整个的发展机制是完全不同的,靠这种微调是搞不好乡村教育的,一直处在受抑制的状态,政策总是往城市一头倾斜,这样对于乡村来讲,主流上是牺牲的,但是你又期望发展全民教育,原则上又是实行

义务教育的普及化，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东西。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观来讲，它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和人的发展角度两者的统一来看，它实际上都提到教育平权问题，城市和乡村之间有没有一个平等的问题，就是说，它发展的后天差异这是事实，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不能导致原理上、原则上发展观的倾斜，这是不平等的。我们的观念是“农村教育当然是比较差的，城市教育当然是先发展的，城市教育当然是应该比较好的，农村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这里头都潜藏着一种人为的歧视性观点，人的不平等。就是金字塔式的教育等级结构，中心城市受到最好的财政支持以及社会支持，然后大中城市、中小城市得到相应的支持，最末流的就是乡村。这种教育资源以及教育发展的回馈、回报，这些东西都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极度不平等的情况下，乡村教育一直处在受挤压、受限制、受抑制的状态。对于我们公共资源的管理人来说，有一种政策错觉，政策基础性理论错觉，好像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一种馈赠，或者说施舍，何必相争，中央政府给乡政府多少钱来发展教育，给城市多少钱来发展教育，实际上这是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就像刚才所说的，教育和一个地方经济是两回事，应该分开来看，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教育，如果这个地方政府是一个管理经济的实体，或者说地方对经济的制约权，配置权，是处在某种自负盈亏的状态，自主经营的状态，但教育不能那么做，因为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是全社会的资源共享，它不是说哪个发展快些，哪个发展较落后，按照地区之间的差价自己去经营的问题。义务教育本来就是全国性的，全民性的，它是用全民的所交付给政府来管理的这些资源里头划拨出来的，在这里头再分等级，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们的行政权力本身带有歧视性的教育思路。这种后天的不平等，既成事实的不平等，我们可以从小到大都可以看到，小到个人的智力能力，再到一个家庭的殷实情况，贫富情况，再到地区的贫富情况，它是内地还是沿海，再到一个地区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座标上所占据的位置等等，它都是不平等的，但是因为这种不平等，必须给教育设置这种不平等吗？这个跟义务教育的原则和理念是相悖的。



## 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节选)

在此,至少有两个基本问题仍被遗忘、被忽视:其一,读书对乡村儿童究竟意味着什么?换言之,他们究竟从读书中获得了什么?对于其中一少部分人而言,意味着升学、上大学,从“他们的世界”中走出来。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来自弱势群体,特别是来自贫困乡村的大学生,由于起点的不同和整体素养的差异,他们进大学、乃至大学毕业后参与社会竞争的机会同样是不平等的,他们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可能赢得与别的同学同样的机会,就如同他们当初付出了比城市学生更多的努力,甚至是根本就谈不上全面发展的可能而赢得上大学的机会一样。与来自强势群体的大学生相比,他们所共有的不过是一纸“学历资本”,而在综合教养、“社会关系资本”等作为参与社会竞争的重要砝码上面,他们便相形见绌,故“即使他们侥幸进入高等学府,大多也是选择与自己家庭的文化有‘亲缘’关系的专业、学科,将来从事的职业的社会地位、收入大多低于前者”(孙传钊《隐藏的遗产》,《读书》2001年9月)。其二,我们是否应该关注乡村世界中原本就拥有的东西,我们的关注方式是否客观上造成了他们对“他们的世界”中的原本有价值的教育资源的遗弃与背离?我们是否应该努力发掘“他们的世界”中的教育资源,让他们甄别其优劣,并且充分认识、珍视、利用他们自身的优势教育资源,来弥补他们的劣势,而不仅仅是单向向“我们的世界”中的优势看齐?当乡村教育问题被缩减为硬件设施的改造与读书机会的保障时,我们应有的对乡村教育问题的整体思考与深层把握便被遮蔽。实际上,我们对乡村教育的关注大多是以默认现行教育模式与基本教育政策为前提的。对于一个以“三农”(农村、农业、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国家来说,没有富于特色的合宜的乡村教育模式及相关政策倾斜,应该不只是一种遗憾。

这几年来,沸沸扬扬的素质教育、“减负”,乃至现今的热点“创新教育”等主流教育话语,更多的是代表了城市教育的呼声,并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乡村教育的声音,尽管乡村教育确也存在、甚至更突出地存在此类问题,但在我们的事实上带有明显“城市取向”的教育设计面前,乡村教育除了以更多的努力沿着我们的设计往上攀爬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敏锐地触及到了那些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生存状况呢?“城市知识人总在抱怨中、小学生负担太重,教学太单调,高考试题太死板,这在知识人与城市的语境中是绝对有道理的;但在乡

村语境中还同时存在着另外的道理。很少有乡村地方的学生与家长抱怨学习负担重，须知乡村学生要考到与城市学生相同的分数是要付出更大的辛劳的，而且大城市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乡村地方的学生要低，也就是说乡村学生要想上大学实际上要比大城市学生的考分高，那负担就可想而知了，但他们并不抱怨学习负担……所谓的‘全面发展’对他们来说乃是不折不扣的奢侈。”（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因为这是乡村少年走出“他们的世界”的几乎是惟一的道路。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父母就是这样教我，我现在的父老乡亲还是这样一次次地教训着他们的儿女。

乡村地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乡村生活现实中原本就存在着许多合理的文化因素，有着对于乡村生活以及乡村生活秩序建构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换言之，乡村地域文化中原来就潜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传统的乡村教育体系正包含着以书本知识为核心的外来文化与以民间故事为基本内容的民俗地域文化的有机结合，外来文化的横向渗透与民俗地域文化的纵向传承相结合，学校正规教育与自然野趣之习染相结合，专门训练与口耳相传相结合，知识的启蒙与乡村情感的孕育相结合，前者的不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后者来弥补。当外来文化与乡村文化相对平衡时，两者能和谐地作用于个体，使其既成为外来文化的受者，又能成为本土文化价值的继承与阐扬者，本土文化价值能有效地活化、彰显于他们身上，成为他们成长的重要因素，当外来文化价值渲染日渐强势，而完全盖过乃至淹没本土文化价值视野时，本土文化价值不再能有效地活化、并彰显于他们身上，而成为排斥的对象，或者在价值甄别的劣势中内化为他们的自卑情结。他们在乡村教育中，以不同的心态企望着另一个世界。这样的结果是，他们身在“他们的世界”之中，自觉不自觉地背离于“他们的世界”，这意味着他们所接受的并不切合于他们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他们为了达成强势价值目标而不得不经受的苦役，这或许是尽管事实上乡村教育存在着比城市教育更多的问题，比如应试中心、负担重，这种不合理性却被乡村师生、家长普遍合理化的根本原因。

我们强调九年制义务教育，却并没有实实在在地去考查这种教育对乡村儿童的一生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人多读或少读一年书对于他而言并无多大影响，那么那些家境尚贫的乡村少年何必要花几百上千元去多读一年呢？义务教育受法律保障，乡村儿童应该且必须去接受它，但法律不可能保障这种教育之于乡村儿童的意义，不能保障这种教育对于他们而言就是良好的教育。

显然，关注乡村教育并不止是关注单纯的资源输入，它更需要我们直面乡村教育的现实，去做深层的探问。当前，我们至少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增进我们的思考。其一，在对我国教育整体把握、全局关照的同时，审思乡村教育应有的特质。20世

纪20至30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曾经触及于此，“教育宜视社会生活以立方针，有定论矣……吾国方盛倡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即其所设施之八九，当为适于乡村生活之教育”。在此，黄炎培先生的着眼点有两个，一是乡村教育的普及，二是乡村教育之于乡村生活的意义。虽然他们所设定的解决乡村教育问题的办法有些偏颇，不宜于今日，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其意义是鲜明的，“夫苟大多数受教育者之所需，明明其在彼，而施教育者之所与，乃斤斤乎在此，供求不相应；使夫受教育者无以增益生活能力，害犹小，使夫受教育者尽弃其学，而学因以减缩其固有之生活能力，害不更大耶？”乡村教育的独特性问题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但至今还远未深层触及的问题，当我们把乡村教育的问题集中于教育的普及，另外一个便遭遗弃。其二，在把握城市教育的优势和问题的同时，积极探寻乡村教育的劣势和优势，并且尽可能多一些地尊重并彰显其优势，让乡村少年能更多地且乐于去感受、发现、利用乡村世界的独特教育资源，而不是单纯囿于我们所设计的各种知识、技能训练之中。其三，在目标统一而又充分考虑乡村教育的特质的基础上去进行教育的设计规划，制订相应的政策。尽管乡村教育运动的意义不能过高估计，但他们的意图则值得借鉴与深思：针对乡村现实问题（黄炎培），关注乡村文化秩序的建设（梁漱溟），力图增进乡村生活的改善，建设适于乡村生活的教育方式方法（陶行知）。其四，关注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文化建设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应该说也同样是一个尚未深入触及的基本问题，当然它并不是乡村学校教育所能解决的，但至少我们应有两方面的思考，一是乡村文化之于乡村

教育的影响与作用如何，二是乡村教育之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又何在？

当我们重新提出乡村教育独特性的时候，绝不意味着我们的乡村教育意在使乡村儿童局限于乡村生活，他们理当享有更广阔的生活世界，但我们对乡村教育的预设应在更基本的层面去关照他们的生活境遇之中的生存方式的改善和生活幸福的实现，使他们既可能享有进入更高级教育的机会，又使那些没有此机会的孩子能在他们的人生中享受一段对于他们而言良好的教育。

（摘自《读书》2002年第12期）

